

[长篇小说]

2

龙诀之争

红尘/著

新龙脉

一连串隐秘潜伏的寻龙线索，渐浮水面，一场云波诡谲的风水大战，蓄势待发……
谁将看破天子龙脉？谁将撼动晚清基业……波澜涌现，高潮迭起！



YZL10890117301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② 龙诀之争

斩龙脉



YZLI08901173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脉.2 / 红尘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14-07613-7

I. ①斩…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338号

书 名	斩龙脉.2
著 者	红 尘
责任编辑	曹富林
特约编辑	张 娟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3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613-7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001 【一】·凶宅

绿娇娇变得激动焦躁，跳着脚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凶宅……”说完后脚一软就昏了过去。

017 【二】·连环命案

绿娇娇越来越恐惧，屏着呼吸再蹲到门边听外面的声音，听到脚步声没有走向自己这边，却在二楼回字形走廊的另一边，慢慢地打开一扇门，然后走了进去。

038 【三】·火烧张家楼

已经是深夜，月亮早就沉下，张家楼在干燥的秋风中转眼烧成冲天大火。四周照得有如白昼，但是村里却没有人发现最边缘的张家楼起火，众人拉着马静静地看着火光中的张家楼。

056 【四】·他乡遇故知

在馨兰巷时，邓尧一向都是布衣打扮，为人非常随和。今天他却穿着绫罗绸缎，一身商人打扮，让绿娇娇非常意外。

076 【五】·巧救韶州府

话音未落，只见一个身形高瘦的官差挥刀杀入贼群。他的刀法比任何人都快，远远只听得咻咻声不断作响，一眼看去根本看不到刀，只看到一团眼花缭乱银光。

108 【六】·白鹭洲往事

安龙儿心里隐约明白，昨天听到的故事，如果没有大意外的话，故事里的女学生就是绿娇娇，而这正是她躲藏在广州独居的原因。

124 **【七】·青原山遇险**

眼下这个阵，很明显是风水高手精心布置的一个杀阵。首先他们选出天魔之地，以打击每个人的八字，然后再布阵实施猎杀。之前那些截查追杀的官差，只是要把他们赶进口袋，他们就在劫难逃。

150 **【八】·幻海**

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慢慢向他们走来，在无尽的黑暗中，这个全身发着温和光线的小男孩成了唯一可见的景象。

174 **【九】·净居寺参禅**

无味大师说完后，给每人发了一个孵不出小鸡的鸡蛋，让他们回去领悟禅机，明天把蛋交回厨房，厨房里即时发出一阵爆笑声。

190 **【十】·少年之间的对决**

堀田正伦的木刀带着刀气向安龙儿的头顶斩下，赫然停顿在他头上一寸的位置，刀气从安龙儿的脸上割过，一瞬间两个男孩都静止下来，四周的空气也像凝固了一样。

208 **【十一】·无味禅师的选择**

无味大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从书里抽出一张纸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字，他说如果你们几兄妹来到这里，让我选一个喜欢的孩子交给他。我看你最好玩，就选你吧。”

226 **【十二】·闯城记**

杰克坐在车里乐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说着：“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男人，哈哈哈……”赶车的孙存真和安龙儿也忍不住笑起来。

242 **【十三】·最惊险的婚礼**

今天是他们的婚礼，新郎和新娘在白雾中手牵着手，在血路上跳起一段用战刀鸣奏的死亡华尔兹。

280 **【十四】·安龙儿的宿命**

披头散发的安清源左手已经收书入怀中，改而扣住安龙儿的颈项，右手接过安龙儿手上的刀反手抵住他的胸刺入半寸，口中喷着血花大喝一声：“停手，放我出狱界！”

328 **附 录**



安龙儿左手托着一本杨公风水名著《天玉经》，右手拉着马缰绳，坐在洋马车的前座，一边看书，一边不紧不慢地让两匹马小跑前行。

车尾的行李架上捆扎了大堆行李，杰克坐在行李上，面向后方激动地喊着口号：“Go go go！ Let’s go！”

绿娇娇跟在马车后五六丈远的距离，浑身大汗气喘如牛，玩命地追着马车。

“够……够了……我不行了……”绿娇娇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尽管嘴里喊不行，嗓门还是很响亮。

杰克说：“再多坚持一会，keep it up！”

“不行了，我不跑了……快停车……”绿娇娇惨叫着。

“你说过要跑三十分钟，现在还有二十分钟，快跑完啦！”杰克手里拿着金怀表，大声地给绿娇娇报时间。

“啊！救命啊！怎么会还有二十分钟！我要死啦！啊！”绿娇娇大口地呼吸着，表情非常痛苦，不过还在坚持跑着。

“Go！Go！”杰克热情地给绿娇娇打气。

绿娇娇叫道：“你给我下来一起跑……不然我不跑了……”

“不是我要锻炼身体啊，怎么我也要跑……”

“你不下来跑……你那份钱我给龙儿……”绿娇娇威胁着杰克。

杰克马上翻身滑下马车，跑到绿娇娇身边一起并肩前进，面带充满朝气的微笑：“嗨，今天天气不错……呼呼……耶……我喜欢跑步……”

绿娇娇一手拉住杰克牛仔裤的皮带，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看表，快看表……还有多久……不行了……”

“还有十七分钟……”

“啊……”绿娇娇绝望地嚎叫起来。

不久后杰克也叫起来：“龙儿……马车怎么越来越快了……”

“我没赶车，一直都是这个速度……”安龙儿站起来回头喊过去。

杰克这时也和绿娇娇一样喘着粗气：“我怎么觉得……马车很快……”

“喔……够……”杰克说。

“还 go？”绿娇娇已经面无人色，只是拖着杰克的裤腰带，耷拉着脑袋，软着脚在快走。

“够三十分钟了……龙儿！龙儿！停车！”杰克大喊着，声音都变了调。

安龙儿停下车，杰克和绿娇娇一身汗水地挤上马车前座吹风。

绿娇娇说：“龙儿你下去跑，我们赶车。”

安龙儿一脸无辜：“娇姐，不是吧？”

绿娇娇用手推了一下安龙儿的脑门：“快去跑！我认识你这么久就没见你打架赢过，像个病秧子……快跟着马车跑两刻钟。”她没好气地数落着，说得安龙儿一脸惭愧，马上放下《天玉经》，滚身下车让出车前座，在马车的侧面跑起来。

绿娇娇把《天玉经》从前车窗甩进车厢里，顺手拿起烟枪。安龙儿看到马上说：“娇姐，你说过戒烟了。”

“我没抽！闻一下行不行！”绿娇娇大声喝道，然后用力抽了一下没有烟的烟枪。

“擦擦汗，不要着凉了。”杰克给绿娇娇递过干毛巾。

绿娇娇一边擦着汗，嘴上不停地说话：“武功这么差还想上江西？真是不想活了……鸡啼岭捉贼时你被人家震昏了，芙蓉嶂冲龙穴时你又被

人家放倒，现在叫你练练还不高兴？”绿娇娇说得龇牙咧嘴。

安龙儿面不改色地跑在马车前座旁边，抬头对绿娇娇说：“娇姐，不是我武功不好，那是他们老是放雷放电，什么武功都顶不住啊……”

烟枪一下敲到安龙儿的天灵盖上：“人家不是人啊，人家能放雷你就不放雷……”绿娇娇看安龙儿跑得那么近，顺手就敲他一下。

“哎呀！娇姐你没教我放雷……”

烟枪又敲了一下安龙儿的天灵盖，安龙儿又叫一声“哎呀”。

“你打不过人家还成我的错了，小黄毛贼……孙存真没放雷吧？你还不是打不过人家……没话说了？”绿娇娇不停地骂着，杰克在一边哈哈大笑。

绿娇娇正在喘气，谁笑骂谁：“笑什么笑！你那破洋枪什么东西也打不中……我给你统计了一下，出来这么久你就打中过几块石头……还是龙儿扔出去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合计好方向才能打中……”

“我打不中？炸洪老爷尸体那个蒙面人还不是我一枪打死了？”杰克为了神枪手的荣誉，必须马上分辩。

“人家早用五行遁形术逃跑啦，假洋鬼子！我还一开枪就打死一个呢，现在都被通缉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皇榜通缉，你要能打死人你也被通缉……你那破枪我不要了，一会儿还你……”绿娇娇把自己在鸡啼岭一战，乱枪蒙中的成绩也算上，不过杀害朝廷命官被通缉倒是事实。

杰克笑得肚子都痛了：“好啊，那枪很值钱……对了你还没分钱，你收了一千两银子，我要五百两……”

绿娇娇快捷隐蔽地用烟枪顶了一下杰克的腰，分明是洪宣娇秘密教给她的暗杀武功“袖里刀”的招式：“一刀捅死你我就不用分钱给你了，假洋鬼子……”杰克被点到腰像被人胳肢了一把，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和龙儿每人一百两，不要就算了。”绿娇娇报了价。

“娇娇，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说好这个数，这次你再加一百两给我，就是给我二百两。以后再赚到钱的话，我和龙儿每人占两成半，你占五成。”杰克身为国际贸易商，谈生意非常在行，马上给绿娇娇还了个价。

“以后你们每人一成半，我占七成。这次不算，洪宣娇欠我那一万两黄金也不算！”绿娇娇抿着嘴瞪着杰克。

杰克看到绿娇娇瞪眼睛的样子，可爱得想咬她一口，忍不住笑出来：“那以后再谈吧，现在只谈这一次的二百两……”

“一百二十两，不能再加了。”绿娇娇坚决地说。

“一百五十两。”杰克最后力争。

“一百二十五两。”

“成交。”杰克马上拍板。

“好想抽烟啊……”绿娇娇突然幽怨地说。

“娇姐别抽，你叫我们看着你的……”安龙儿在马车旁边有节奏地边跑边说话，脸不红气不喘。

杰克也说了：“忍住吧，很快会戒掉……”

“哈啾……哈啾……”绿娇娇跑步后吹了吹风，烟瘾又上来，马上连打几个喷嚏，开始流鼻涕和眼泪，杰克连忙叫安龙儿上来赶车，自己陪绿娇娇坐回车厢里。

抽鸦片上瘾的人一旦没有鸦片可抽，就会全身乏力，流鼻涕和流眼泪。像绿娇娇这样一天要抽十几泡上好云南熟烟的已经是烟鬼级人才，一两白银只够她抽一两天，一般百姓人家早已倾家荡产，绿娇娇只是仗着看风水算命的高收入，才可以支撑这笔庞大的开销。

离开广州后，多次和国师府明争暗斗，绿娇娇深感自己体力不足。最糟糕的是，在运用各种道法时发现，自小修道而炼成的元神日渐衰弱，以至于芙蓉嶂一役，用镇喝九字印结界竟被对方雷法击破，几乎令自己和一众朋友命丧在天子穴前。

前两次侥幸得胜，令绿娇娇担心是否会有第三次侥幸，所谓世事难料，没有人敢保证命中注定能活八十岁的人，不会死在二十岁。要把胜利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遇强越强。

在广州学会抽鸦片是为了逃避，现在摆在面前的危机避无可避，还抽鸦片的话只会浪费钱银，耗尽元神，最后置自己于死地。洪宣娇说得对，戒大烟是把握自己生死的第一步。

安龙儿偏重于武功，杰克偏重于洋枪，看起来是优点，其实是缺点。

如果安龙儿有道法配合的话，功力的发挥会比绿娇娇更强。如果杰克会武功的话，他就可以不拘远近地作战，从二十丈远到贴身缠斗都能应付，

不会和武林高手们近战时一击即溃。

所以绿娇娇离开狮岭时就和大家开会决定，把回江西的路程变成一个提高作战能力的特训。自己要戒掉大烟，练好体能；杰克要跟安龙儿学好功夫；至于安龙儿就要开始道学的基本修炼。

绿娇娇用毛巾捂着脸，咬着嘴唇忍着比饥饿更难受的烟瘾，杰克在一旁手足无措。

“和我说话……捉着我的手……”绿娇娇的手开始抖起来。

杰克一把握住她的手：“现在感觉怎么样？”

“像感冒发高烧，很冷很想抽烟……不行了，我抽一点烟吧……太辛苦了……”绿娇娇的手紧紧抓着杰克的手指。

“再多坚持一会儿，今晚上吃好吃的，什么山珍海味都有得吃，你喜欢吃什么？”杰克想引开绿娇娇对烟的注意力。

“有什么好吃的……我就是想抽烟……”绿娇娇喘着气，用力地甩着自己的头，把脸上的毛巾甩到地板上，手握拳头用力地摇着想让手不再抖下去。

杰克摊开绿娇娇的拳头，手掌用力搓着她一双小手，搓得通红发热：“要不要喝点酒，我这次回广州带了俄国的伏特加酒。”

“酒？也好，快给我倒一点……快。”

杰克拿出小钢杯，从车后的酒桶倒出半杯伏特加酒，绿娇娇接过来一口灌进肚子里，马上挤眉弄眼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啊！好辣！你老是搞来这种毒死人的东西……喂？好像可以呀……再来一杯……”

“还来？只能再来一杯啊。”杰克又倒出半杯给绿娇娇。

她又是一饮而尽，然后张开小嘴喘着粗气，半躺在皮椅上看着车厢顶。手握着杰克的手，胸前快速地起伏着。

杰克看着她的胸，绿娇娇突然伸手勾住杰克的脖子，转过脸吻向他的嘴唇，小舌头深深地绞入杰克的口中……

杰克面对突如其来的艳福，瞪大眼睛怔了一下，马上明白这就是美梦成真。一手搂住绿娇娇的腰，一手抱着她的肩，尽情地享受着绿娇娇尖尖小小却香滑甜软的舌头。

安龙儿在前座赶车，马车继续不紧不慢地走着。绿娇娇的手紧紧地勾着杰克的颈，杰克的手开始往绿娇娇的胸口揉去，她的胸比杰克想象中大得多，

绿娇娇纤细的腰身、少女的长相和宽大的衣服掩盖了她性感成熟的身体。

绿娇娇腾出一只手推开杰克的手，杰克还在她身上摸索，绿娇娇一把推开他：“不行不行……还是忍不住，把枪给我……”

杰克刚刚才兴致勃勃，突然被人推开，一脸委屈，觉得好像被人利用了一样，马上又听到绿娇娇问他要枪，他迷糊了：“要枪干什么？娇娇你不要乱来……”

“少废话，拿来吧……”绿娇娇气急败坏地从自己的行李箱里翻出左轮手枪，然后向杰克一伸手，“你的枪呢？快给我……”

安龙儿听到车厢里绿娇娇大声讲话，从前窗探视了一下，看到绿娇娇一手拿一支左轮枪推开车厢门，安龙儿连忙拉停马车。

绿娇娇冲下马车站路边，放下左手的枪，右手拿枪压紧勾扳机，左手掌快速地拨动子弹击发锤，用西部牛仔的标准快枪动作，对着山上就是一阵乱轰，“砰砰砰砰砰”，一支左轮枪的六发子弹一下子就打完，然后往地上一扔，捡起另一支左轮枪，又是一阵快枪，打得枪管出烟。

绿娇娇打完十二发子弹，轰得满山的小鸟都飞到天上。她捡起地上的左轮枪，一手提一支枪，一转身看着杰克和安龙儿，双眼无奈而呆滞，一头冷汗贴着额前的刘海，嘴巴张开着大口喘气。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绿娇娇这样，杰克和安龙儿看得目瞪口呆，不知道绿娇娇想干什么，心里只想幸好两支枪的子弹都打完了，不然也不知道会不会开枪打人。

绿娇娇沮丧地看着马车喘过几口气，突然又冲回车厢门前，杰克吓得摔回车厢里，可是却没见绿娇娇冲上车厢，只是扔上来两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枪。

绿娇娇纵身一跳上了安龙儿坐着的马车前座，她把安龙儿挤到一旁，拉起缰绳狠狠抽两下马屁股，人还站着就赶马车飞跑。杰克刚刚接住枪，正要伸脑袋到前座问问情况，就被马车向前冲的惯性扔到后座。

马车在山路上狂奔，带起一路尘土。安龙儿在前座护着绿娇娇，杰克在车厢里被颠簸得屁股开花。安龙儿集中精神看着前方的路面，一手扶着绿娇娇的腰，以防有突发事情可以及时相救，杰克趴到车厢前窗喊道：“娇娇，小心！不要让马跑得太快，小心翻车！”

绿娇娇听到杰克的话，用手把贴在额头上的湿头发往上一推，再给两

匹马多抽两鞭，在狭窄的山路上飚起洋马车。她现在只想用尽一切办法分散自己的精神，压制对鸦片的心思，克服身体的软弱。

对于戒鸦片，飚马车好像比喝酒、热吻和狂打洋枪都有效，当马车冲到山下，看到一片农田和开阔地，绿娇娇已经累得全身湿透，瘫倒在马车前座不能动弹。

安龙儿拉停马车，杰克把绿娇娇抱回车厢，对安龙儿说：“快找地方住下，越快越好！”

安龙儿驾起马车就往前面的村庄冲去。

这里是粤北曲江地带，清朝时期属韶州管辖，北江从江西南下先经过韶州，再经过马坝镇。除了北江两岸的经济比较发达，其他地方都是山区，不容易见到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乡镇。

但在安龙儿眼前的开阔田地中间，还有一个小村庄，村庄里零星而不规则地竖立着十多座两三层高的青砖小楼，看起来倒不像是贫苦人家，有这样的财力建起砖楼，也许是因为这大片藏在山区中的农田长年有好收成。

安龙儿驾马车越过农田，跑向村子南边最前排的青砖楼，马车走近，发现青砖楼原来是一家高门大宅。这座青砖楼高两层，约十七八丈见方，楼的四周开了一些小窗，楼的四角分别建有四个小角楼，使整座青砖楼像一个倒扣的小板凳。青砖楼的四壁高直，无处着手攀附，说是一座砖楼，其实更像一座长方形的小碉堡。

大门向东南，门上用石板雕刻着“张庐”两个厚重的八分书，可见青砖楼主人姓张。

马车一停在张家楼门前，杰克就抱起一身冷汗的绿娇娇跳下车。安龙儿正要去敲门环喊救命，大门“隆隆”一响先打开了，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膘肥体壮的男人。

他身穿黑绸子长衫，外套朱红色短褂，腰上吊着玉佩和钱袋子。看上去五十多岁，但是却没有五十岁长者的老态，厚唇宽鼻，满面油光，连安龙儿和杰克这两位不会看相的人，都感到这人一身的酒肉气。

不过这时救人要紧，也管不了太多，一见他走出来，安龙儿立刻上前拱拱手说：“先生救命，我姑姐得急病昏倒了，能不能帮帮我们，让姑姐安

顿下来，休息一晚？”

“哦？呵呵，这么热闹啊……还有洋人和洋马车。”这个男人并不答安龙儿的话，倒是走过去色迷迷地看杰克怀里的绿娇娇。

“哎？这小姐长得真标致……”男人说完抬起头眯着眼睛看看杰克，咧开嘴露出一口黄黑的牙笑了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你们进去问问吧？”

杰克一听，马上说了声谢谢，抱着绿娇娇就往大门里跑去。

安龙儿一进大门就喊：“有人吗？救人哪！”

从大门侧面跑过来一个少女，她穿着月白色衣裤，梳着大辫子，年纪约十六七岁，样子长得普通，一看就是下人的打扮。

安龙儿连忙说：“姐姐，我姑姐急病昏倒了……”

这个少女马上摆手说：“我做不了主，你等一下，我叫夫人来。”然后她回头大声喊，“夫人，出事啦，快出来看看！”

张家楼进了大门就是中庭的露天院子，四方形的院子位于全楼的正中，这使得整个张家楼以这里为中心结构呈回字形。

从中空的院子看上去，上方是二楼的回字形走廊，回廊两侧是两道对称的楼梯，从楼梯上走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她上穿碎花布衣裳，下身套着蓝缎子宽褶裙，头上绾圆髻，容貌姣好，清秀端庄，俨然大家闺秀。

少妇下了楼，碎步跑过来问：“出什么事了？”

“我姑姐昏倒了，要找个地方安顿休息……你能帮个忙吗？”安龙儿说。

少妇看了看杰克和安龙儿，再到门外看看他们的洋马车，看起来不像坏人，于是说：“好好好，先进偏厅再说，阿花快去排好凳子……”

一阵忙乱之后，绿娇娇已经安躺在张家楼一楼的北方偏厅，阿花倒来一盆热水，打上热毛巾给绿娇娇敷面，绿娇娇慢慢地睁开眼睛。

“娇娇没事了，这位夫人让我们进来休息……”杰克怜爱地用手抚摸着绿娇娇的额头安慰她。

“嗯……”绿娇娇应了一声，就转过脸有气无力地对那位夫人说，“谢谢夫人……我们能在这里休息一晚吗？我走不动了，房钱我们照付……”

“行行，你们就先住一天吧，叫我秀莲就好了，你叫娇娇是吗？”秀莲夫人心慈面善，显得宽容大度。她问绿娇娇：“你为什么会昏倒，自己知道是什么病吗？”

“我没病，我一直抽大烟……现在想戒，从昨天到今天没有抽，就难受成这个样子。”绿娇娇苦笑着说。

秀莲夫人温和地说：“大烟一下子停下来会很辛苦，也会很伤身子，你想戒烟不能硬来……我家公子也抽了多年鸦片，前两年才戒掉了，前后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是用桂皮膏掺换到鸦片膏里，慢慢地加大桂皮膏的分量，直到完全没有鸦片才算是戒成……”

绿娇娇看着秀莲夫人的脸，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秀莲夫人见绿娇娇不说话，心里想这小女孩怕是吓坏了，于是又说道：“娇娇不用担心，我家公子当时一天抽三十几泡烟也能戒掉，你现在一天抽多少？”

“十几泡……”

“那一定可以戒掉，放心吧……”秀莲夫人慈爱地笑着，用手擦了擦绿娇娇的额头说，“你现在先上楼，一会儿我叫阿花打水给你擦身，你休息好再说……现在想吃东西吗？”

“嗯，想吃……他叫龙儿，他叫杰克，请秀莲姐也弄点东西给他们吃，钱我们照付。”绿娇娇说道。

“好好，你不要说太多话了，我们这楼上有客房，你们先上去休息一下。”秀莲夫人好心得像救苦救难的观音姐姐。

“那我先扶娇娇上楼，龙儿去卸下行李料理好马车好吗？”杰克对大家说。

安龙儿说：“我和你扶娇姐上楼后就去卸行李。”

秀莲夫人说：“那好，我带你们上楼去。”杰克和安龙儿于是扶起绿娇娇，从中庭露天院子里的东北面楼梯走上二楼。

众人扶着虚弱的绿娇娇一步步地走上二楼，绿娇娇开始慢慢地端详这座大房子。

这两层的回字形结构房屋占地很大，青砖和木料的材质非常好，结构也异常结实，可以看出不只是以日常居住为建筑标准。

在露天中庭的四周围着房间，二楼有八个，像九宫格一般布局。向着农田的前半部分是东南客房，靠着村落的后半部分是西北主人房。

一楼也是九宫格分布，背后是西北方的大厅，刚才绿娇娇休息的偏厅在北方，也可以叫北厅。东北上楼梯的位置旁边，上层是儿童房，下层是工人房。

和二楼不同的是正面东南有一个大门，而二楼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客房，因而张家楼的大门形成了一个宽大的门洞，恰像一个向东南张大的嘴巴。

大门的左侧是东房，也是厨房，刚才阿花就是从这里跑出来的。大门的右侧是南房，其实这里不是房间，而是两个厕所，一个主人用，一个下人用。

绿娇娇走上楼梯的时候，眼睛一直在看张家楼的内部布局，当走到二楼，她站住不再走动，叫安龙儿：“龙儿，这房子是什么坐向？”

龙儿从身上掏出罗经量了一下说：“坐西北向东南，戌山辰向。”

绿娇娇听完后用手臂扣紧扶着她的杰克和安龙儿，眼神里显出不安和恐惧：“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我们走吧……”

“为什么？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需要休息。”杰克说。

安龙儿也说：“是啊娇姐，这里前后都没有城镇，先在这里休息吧……”

绿娇娇变得激动焦躁，跳着脚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凶宅……”说完后脚一软就昏了过去。

绿娇娇最后两个字说得不清不楚，大家看着她两眼一闭，马上抬她进房间。

秀莲夫人把众人带入二楼的东房。东客房在整个张家楼的左前角，后面一墙之隔是秀莲夫人刚刚走出来的房子，里面偶尔传来一两声小童的咳嗽声，从门缝看进去有一个约两岁大的小男孩，样子长得俊秀，坐在竹笼椅里好奇地看着门外的大人。

东房的右面是东南客房，这房间是张家楼的正中前方，楼板下就是前院的大门。就是因为有这个东南客房压在一楼大前门上方才使张家楼的大前门像一个张开的大口。

而东房的下面就是刚才阿花走出来的厨房。

安置绿娇娇的左前角东客房干爽明亮，窗明几净，一张雕着龙凤的酸枝木双人床，使人感觉到这家主人不为钱财发愁，客房都可以用上昂贵的家具器物。

杰克把绿娇娇放在床上，安龙儿马上打开窗向四周看了看。

从这里看上去，远方就是刚才绿娇娇飚马车的山岭，中间是平坦广阔

的水田，现在田里的水已经全部放干，田里一片秋收的金黄。张家楼面前是一条小路，左右延伸向这个村子的各家各户。张家楼的南面，就是一楼厕所对出的路边，有一大丛灌木长墙角，灌木长得高过头，仿如一片小树林，还有一棵老榕树爬在墙上，一直长到二楼的高度，挡住了右方的路，而右方正是刚才马车进来的方向，也是在门前遇到的高大胖老头走出去的方向，看来右方是出入这个村子的主要道路。

安龙儿看房子环境挺舒适，又有主人和佣人照顾绿娇娇，他和秀莲夫人说了一声就要下去搬行李和整理车马。秀莲夫人说：“角楼后边有牛棚，你可以把马牵到那里，牛棚里有水有草，你都可以喂马，不过门上有锁，阿花你带龙儿下去给他开个门……”

阿花于是和安龙儿下楼整理马车，他们走到一楼的院子，看到又有一个和阿花同样打扮的少女，阿花一见她就说：“阿香，家里来客人了，我带这位小哥去解马车，你帮忙到厨房做午饭……”

阿香长得比阿花好看，鹅脸蛋上红扑扑的带着几分娇俏，她看了一眼安龙儿，对他长了一头黄头发显得很惊讶，扑的一声笑出来，她转脸对阿花说：“我怎么不知道来客人了，大花背也不吠几声，这坏狗肯定又出去搞人家的母狗……”

大花背是张家养的一只家狗，这附近的家狗不是黄色就是黑色，偏偏他们家的狗一身白底黑斑，所以起了个大花背的浑号。平时有家里人出入，大花背就会吠一两声，要是陌生入出入的话，大花背就要吠上一阵。

今天大花背不知道跑哪里玩去了，所以在井边洗衣服的阿香也不知道来了客人。

阿香看了看厨房里头说：“你怎么还没做饭呀，又要我来做，二娘还要我洗床单被面呢。”

“帮帮忙吧，一会儿我帮你洗被面。”阿花说。

“二娘还在睡觉，一会儿她醒过来要骂我的话，我可说是你让我做饭的……”阿香说着从院子里探头看了看二楼的右侧西南房，从绿娇娇的东房门越过中空的院子，也可以看到这个西南房门。安龙儿也顺着阿香的视线看了看那边，二楼西侧一排门都紧闭着，看不出有人。

阿香说完就跑进厨房做饭，毕竟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力气洗被面床单，

吃还是最重要。

秀莲夫人把绿娇娇睡的床放下帐幕，自己也上了床，在里面给绿娇娇擦面擦身，杰克在外面递毛巾。

秀莲夫人说：“抽大烟就是吃毒药，不是说停下来不吃就会好，其实身体里早就中毒了……娇娇也醒了？听到吗？”

绿娇娇睁开眼，心里不觉得那么烦躁，但是身上觉得又冷又疼，肚子还有点痛，眼睛也像几天没睡觉一样睁不开。她听着秀莲夫人的话，软软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刚开始戒烟，白天困晚上精神，不信你试试，不过你醒了不要吵醒我们，到隔壁帮我们带孩子就好了……”秀莲夫人一边用热毛巾擦绿娇娇的背，一边和她打趣说话，绿娇娇也苦笑起来，轻轻地嗯了一声。

这种被关心的感觉，绿娇娇几乎不记得了，秀莲夫人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但是看起来却像妈妈一样慈祥，绿娇娇闭着眼睛享受着母爱，身上也舒服了不少。

秀莲夫人继续说：“我家公子当年为了戒烟，看了不少大夫和药方医书，自己也学成了半个郎中，还是无计可施。好不容易请到一个很有名的大夫，开了一张戒烟的方子，又加上桂皮膏慢慢减去鸦片的分量，才能不伤身坏气地把大烟戒掉……哎呀！杰克先生你快叫龙儿来，我马上给他个方子到村里买几服药，娇娇喝了药明天就会精神起来，快……”

杰克马上从二楼走廊往下喊，把安龙儿从牛棚叫上来，秀莲夫人也回到自己的房里取药方。杰克看到秀莲夫人的房间就在儿童房的后面。

张家楼的左侧是东北方，二楼左侧有三间房，由最前方的东客房、中间的儿童房和最后面北方的秀莲夫人房间连成一片。秀莲夫人的北房是张家楼的左后角，对下一楼就是绿娇娇刚刚入门急救时的小偏厅。

秀莲夫人回到东客房，安龙儿和杰克都在房里等她。她把药方交给安龙儿说：“你快到村里找药材铺，先配十服药回来，马上就煎一服给娇娇喝了，再请大夫把这个方子抄一份，你们留着用……”

安龙儿看了看药方，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药名，各有不同的分量，主药是法半夏、益智仁、酸枣仁、柏子仁、杜仲、牛膝……林林总总一大片，他

